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蕺園雜記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許溶

菽園雜記卷十二

明　陸容　撰

新昌嵊縣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後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折裂不恤也至七月盡八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叢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見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

之農者云云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田灌鹽滷或壅鹽草灰不然不茂寧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鹽潮則死故作碶堰以拒之嚴州壅田多用石灰台州則煆螺蚌蠣蛤之灰不用人畜糞云人畜糞壅田禾草皆茂蠣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為輪輪之輻以細木榦為之每輻出枸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

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葢利器也夫桔槹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槹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葢制器利用苟有益于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説特憤世疾邪之所為未足以諭

廣大也

馮婦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衆搏虎虎負嵎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近見嘉興刻本點法如此頗覺理勝葢悅之者搏虎于野之衆笑之者則之之士也前後相應

廣西有庹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庹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即此與陝西有夯字音罕持物也

畬音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為畬子廣東有𤞣字音

柰平聲老年所生幼子咩音少杭人謂男之有女態者婧音其緪反謂子之幼穉者呌讀如撼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字有此等字往往於訟牒中見之

世傳水母以鰕為眼無鰕則不能行云鰕聚食其涎因載之以行近聞温州人云水母大者圓徑五六尺肥厚而重一人止可擔二箇頭在上面正中兩眼如牛乳剖之中各有小紅鰕一隻故云以鰕為眼前說非也又水母俗名海蟄直列反但不知為某字松江志

作海蟄或作海蛰螒墨大全作海蛇按蟄蟲冬伏也

蛰蟲傷人也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蛇音除駕本草

作蜡音同音雖非直列實水母之異名溫州人又呼

水母為鮓魚鮓字無義豈即蛇音之訛耶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倂著書人姓名然其

書多是名公親筆宋以來書者篆額者皆具名本朝

碑記惟勑建并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親筆其餘

多是盜書顯官之名以衒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書

者必曰書丹葢分行以書湊篆額字耳職銜字多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齊中多空字古意絶亡矣予近令人書碑記獨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遊焦山讀徐武功壯觀亭記云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為江漢朝宗于海門戶即今京口金焦是已葢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品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

為可證焉是以金山為金鰲焦山為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他記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葢宋元人所書武功所云不知何據

清風嶺在嵊縣界宋末台州王節婦被虜至此投水死嶺本名青峯後人高其節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傳及士大夫紀述楊廉夫獨立異為詩云界馬馱馱百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只應劉阮桃花水不及武

陵漢水清葉文莊記夏憲使言昔有人以王節婦之死為無是事作詩非之其人後絕嗣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正與廉夫意同絕嗣未必係此然貞女節士正偷生忍恥之人之所惡聞必欲陰伺疵釁而壞之者也厚德之士其忍為此輩助虐耶

今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示激勸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閞國初惟有孝行

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為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宦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為勝門有三座者四座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崑山鄭介菴晚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

人笑也

令人以猜拳為藏鬮鬮音鳩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鈎顧愷之取鈎桓遂勝或云漢鈎弋夫人手拳曲時人效之因為此戲然不知鬮字何從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人作去聲如中風中暑之中非也

温州樂清縣學舊有三賢祠三賢者宋賈司理如規錢

孝廉堯卿王龍圖十朋也如規字元範補太學生初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靖康之難身先諸生不肯逃避族里賴之時稱尚義者必曰賈司理堯卿字熙載吳越王七世孫孝友夙著紹興間舉孝廉未仕卒十朋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第一學業純正後以龍圖學士致仕其祠舊在大成殿戟門之右後人因具廢易為神厨弘治三年予按部至謁廟訪求其處欲復之無隙地戟門之左有梓潼神祠云是洪武

間黃教諭所建命撤其像復作三賢神主而增入之
本朝章恭毅公綸改曰鄉賢祠不限其數以俟來者
普怛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
遠二百餘里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發
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為大士化身
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相其
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為大士應驗
予謂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以塗

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已故詐爲此說以聾瞽愚俗耳不然福善禍淫神之常道設使不擇是非求即應之豈正神哉普怛落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礬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處扁曰補陀勝境特磔㬰夷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礬本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礬王荆公始以山礬名之

懛丁來切註云失志貌𧃴州人謂無智術者爲獃杭州以爲懛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

為吳阿㦬嘗自云我死大書一名于墓前云大明吳阿㦬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㦬初登第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昨檢韻海偶得此字而記之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興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

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具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價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

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灶戶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為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搬在攤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担挑積高阜修為方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

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横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沈而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葢海有新泥又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寛淺者謂之鏾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鐵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䃂篾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

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三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四乾大盤難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盤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已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優人插

科打諢作無恥狀君子方為之羞而彼則莫不歡笑自得葢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訥為御史廵按浙江時壊秦檜碑而未知其詳疑其為檜德政碑及來浙江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徃觀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壊即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論議之公

有補於風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髙宗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麐所畫也髙宗南渡建行宫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顔淵而下亦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

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頗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于功利其意葢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子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兹於仁和縣

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賛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厲使邪詖之説姦檝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漕運定規每歳運粮四百萬石内兊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隷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

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粮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温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粮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兊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兊粮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

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
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兑之名蓋免民
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
兑粮直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弘敞塑像工整所謂窆石者相
傳為葬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鐘刻篆已剥落不可
辨矣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官當去
像留主為合禮意彼以為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

毀嘗思之孔子與諸賢皆人鬼高皇初建國學時皆
草塑像用木主嶽鎮海瀆不可以形像求者豈今用
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典詔下有司無
識失於改正耳決非朝制也
劉時雍為福建右叅政時嘗駕海舶至鎮海衛遥見一
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鰍也
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恙稍近鰍或轉動則波浪怒作
舟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沉下少頃則滅没

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葢初見如樹木者其背鬣也

古人謂墓祭非禮故禮無墓祭之儀朱子亦嘗謂其無害於義葢以孝子感時物之變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不能不然此說是也抑又有可言者葬後題主謂親之神魂已附於主故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然為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親之體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載安知

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禮而不行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

蘇東坡有云紫李黄瓜村落香黄瓜今四五月淹為葅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葅之瓜其實小而有毛本草名菝葜京師人呼為赤包兒謂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與苦菜並稱遂

疑即今黄瓜而反以黄字為訛木棉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棉出子中可貯茵褥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為布者止可名棉花雲間通志以為木棉花葢踵蔡氏誤耳又甞見一士人家葵軒卷中記序題詠皆形狀今蜀葵花葢不知傾陽衛足自是冬葵可食者詩七月烹葵及菽公儀休拔園葵皆是也古人文字中記載名物必考覈精詳故少有此失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羣鼠與貓鬬貓屢却全卧見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才去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富貴之家於樓前種樹接各色牡丹於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欄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兵部尚書王公恕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王公𢗸友善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

與公有怨上書訟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人為之彰一已之善顯先帝之過以印本封進上不罪公令燒毀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予謂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公以老臣位冢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訐以罷不亦深可惜哉

廩生久滯宜擇其行檢端謹學業優長可當科目遺材者善為疏拔之計不當專論其齒宣德中從胡忠定公濙之請起取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

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一行之皆姑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又有他途進者雖科貢之士亦為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息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為恥而近時各邊巡撫文臣一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壻冒濫陞賞要君欺天

無恥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敏二公而已白薨後其子續陳乞官之余薨後朝廷欲官其子以子寘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温州訪問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為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沽名故今往來題詠者誅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為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筭而內府貴臣視之初不以為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面之飲泣葢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倣書按月送禮部倣書發光祿寺包麵課部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鼇山烟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爆仗等作一切取榜紙為之其費可勝

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與言此矣

王冕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冕毀神像輙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歲無恙補像者妻孥沾患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冕屢毀神神不之咎吾輙為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爨即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為笑談

王琦字文璡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為之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才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貧晏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為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戶有饋非故舊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鄰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雖饑且寒無不樂

也何嘗之有天順間竟以饑寒卒杭州守胡濬聞而
弔之告布按二司爲祀之於杭學鄉賢祠出祠録
景泰間温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
時噴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礫其肉忽一轉動溺水
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
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
江而過民異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
首然嚙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雁蕩聞之

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輅父為府吏生時知府夜遥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翌旦問羣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為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間仕至兵部侍郎兼春坊太學士入内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脉公命診之云歇禄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數年致仕

菽園雜記卷十二

菽園雜記卷十三

明 陸容 撰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湖州人家絶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桕麻苧紹興多種桑苧茶台州地多種桑桕其俗勤儉又

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絶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為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温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皆聚之他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固有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温台寧波之民取以為鮝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甞謂

瀕海以魚鹽為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蕃以啟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採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啟患之理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

西湖三賢祠唐白文公樂天宋蘇文忠公子瞻林處

士逋也樂天守杭日嘗築捍錢唐湖堤洩其水漑田千頃復修六井民賴其利子瞻初通判杭州後復為守開西湖作長堤中為六橋又濬城中六井與民興利除害郡人德之林處士則以其風節之重耳攷之郡志郡故斥鹵唐興元間鄴侯李泌守杭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民受其惠則杭之水利興自鄴侯而白蘇二公之所修濬者其遺蹟也知有白蘇而忘鄴侯可乎竊謂三賢祠當祠李白蘇三公以遺愛和靖則

別祠於其舊隱巢居閣或四照堂以表風節斯於事
體為得宜也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為業其造法採楮皮蒸
過擘去粗質摻石灰浸漬三宿踩之使熟去灰又浸
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經旬舂爛水漂入胡
桃藤等藥以竹絲簾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上以火
乾之白者以磚板制為案桌狀圬以石灰而厝火其
下也

西湖相近諸山如飛來峯石屋寺烟霞洞等處皆岩洞深邃可愛然每處刻佛像破碎山壁亦令人可厭飛來峰散刻洞外石屋寺刻洞中大小至五百餘像烟霞洞所刻尤多葢皆吴越及宋人之製予烟霞洞詩有刻佛過多清氣減之句正以其可厭耳

温茶即辟麝草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

毒瘡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聞貓生子後即食胎衣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落其口矣

國初賜謚惟公侯伯都督凡勲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謚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謚者古之謚必有議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舉選生

員起造屋宇之類是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氣敦厚士風奬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起造屋宇尤為害事葢上官估費動輒銀幾千兩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財力而不久復敝此所謂害事也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為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

歐公記錢思公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宋公在史院每走厠則挾書以往諷誦之聲朗然外聞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然溷厠穢地不得已而一往豈讀書之所哉佛老之徒於其所謂經不焚香不誦也而吾儒乃自褻其所業如此可乎若歐公於此構思詩文則無害於義也

癸辛雜識解匡衡說詩解人頤以俗語兜不住下頦之說為證且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頤解而

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頣脱有聲如破
甕此說過矣解音蟹如淳註云笑不止也又柳玭戒
子弟書有云論當世而解頣言不學者聞論世事不
能置喙但解緩頣頰而笑耳盛樊二事偶過喜而有
此異當時聞衡說詩者豈至此哉
尚書錢文通公譜略云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
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
一人未封汝言曰誰府君曰當時非奉皇太后手詔

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盍以迎復之功歸諸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愚謂子為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但論功即使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為得也

剪燈新話錢唐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聞都

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嘗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聞近時一名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為王父王母父母殁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嘗見題無官神主稱處士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令舍

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
既以為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
可從也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盍音閤雍去聲之類皆地
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
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費隱之
費盍讀作槩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聲說文水
轉轂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濟本去聲此衛

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聲水名也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辨

潘王府長史王庭子同學友也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吃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盌頃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鬼蒺藜可治王尋取煎液飲之痛不可

忍餓頃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此二人殆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黙祐之耶

輪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胷膈不利眼痛頭疼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

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葢古者公卿大夫世禄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禄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頼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巳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禄月給官廪而巳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為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

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餕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禄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

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
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
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
强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
意矣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
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
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視之乃

茭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頫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

載我也瘡果不療而卒張汝弼誌其墓如此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為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

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

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羲仲良

貴文仲子英也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葢姓原

豫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

海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録廉夫原叙如左以見

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郭翼字羲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為舉子業專資以為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玉臺下也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為片玉山人云

袁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縉紳間如三峰月寒木客嘯丹陽湖深姑惡飛皆膾炙語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蚤春可稱才子矣

顧晉字進道仲瑛次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玉山之風云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貲雄

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焉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張希賢字希顔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毋所顧惜趣尚可知矣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詞度黄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褚章草皆灑然可觀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强記不妄交隱居著書尤好吟咏古樂府如精衛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岳鄂王諸篇的的可傳者也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倉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

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倡和具作詩故清絕云
具餘吳士則陳謙子平沈右仲説張簡仲簡馬稷民
立張田芸巳顧敬思恭張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陸繼
美繼之富恕子微繆侃叔正嚴恭晏安强珇彥栗釋
椿大年璞良琦也
公廨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墻高
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濶五十丈州
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廨後起蓋房屋與守令正官

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廨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廨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月欽定制度大約如此見溫州府誌

初至嵊縣問嵊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為嵊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耳考之縣志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誌齊張稷為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

人耳

司寇林公季聰為給事中時有盛名冢宰尹公同仁嘗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公以何人為第一張以季聰為對尹云葉與中當是第一人靖之嘗為予道之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葢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

閣下閒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稍不同今閒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繡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柬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為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

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為令章懋黄仲昭莊㫤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巳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凛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為尤盛也

同寮嘗會飲予官舍坐有譽戚寧伯之才美者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為善及在顯

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為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為之肅然

宋與金人和議天下後世専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無雪恥復讎之志檜之姦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為容悅以固恩寵耳使高宗能如句踐卧薪嘗膽必以復讎雪恥為心則中原常在夢寐其於臨安偏

隅葢不能一朝居矣恢復之計將日不暇給而何以風景為哉今杭之聚景玉津等園云皆始於紹興間而孝宗遂以為致養之地近遊報恩寺後山頂有平曠處云是高宗快活臺遺址又如西湖嗅宋五嫂魚羮之類則當時以天下為樂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議之罪可獨歸之檜哉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近

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謂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鉤苟遘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為牽合者也盍質本真之轉拂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彀本公之轉耳脂轉質非轉拂未為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況戈果過若轉入聲當是谷不當為郭若鉤苟遘轉入聲當是草不當為彀也

書為六藝之一書學不講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

晟其弟蘇州同知晁南京户部孫郎中昰其弟餘杭知縣冕皆不識冕字又刋有删除之義如隨山刋木井堙木刋不刋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雕刻書版皆謂之刋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鵝之從我鴨之從甲鷄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嘗行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
水濶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
為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免其送
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
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
勤爽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
倍詰旦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
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啣去矣婦不信號哭不寐

漁者母説以甘言欲令為兒婦婦不許且言將訴之
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猴殺之猴以棄之水婦以
埋之廢塜中踰二宿婦復生覺有人蹴其膂大呼云
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
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
槨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俟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
云至是案今有司捕鞫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矣
猴箋圈嘗投之火火不能焚皆得實狀漁者兄弟並

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聞里俗傳道予嘗聽鬼訴寃
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
松江簳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於塘取蟹入饌一日
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
二蟹舁以過簖因歎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
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
有義如此遂命拆簖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
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罥

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菽園雜記卷十三

菽園雜記卷十四

明 陸容 撰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舊土記取南枝此種竹訣也知此則鄉俗以五月十三日為移竹之候者惧人多矣又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種竹十年得竹葢十人移者言其根柢之大即多留舊土之謂也癸辛雜識有種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後移為佳嘗聞圃人

云花木在晴日栽移者茂盛陰雨栽移者多衰今人種藝率乘陰雨以其潤澤耳然圃人之説葢有驗者不可不知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璵字孟温洪武中其家坐累謫戍雲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目已眚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分句析亹亹不倦微辭奥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録崑岡文稿釋奠議太倉

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衛以來軍民雜處人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其講說來歷實先生有以啟之也其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廱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於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

聖稷契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於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聖臯陶伯益為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於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聖伊尹仲虺傅説為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於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廱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

聖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爲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廱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惟祀孔子一聖顔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葢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内山川故惟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爲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

頗合禮意而惜予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説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項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殺飣如鷄鵝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螯湯以螯小不堪盡棄之水狎一妓為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抛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而蕩產乃僦

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纑自給隣翁憐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荳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殺我矣

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於路云免入請回公徑出翼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大璫至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昇夫以非時未至徒行至朝房

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內使至其家促具疏
辭是在朝廷雖失體貌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
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貴妃同族博野以譔
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嫌謗也未知然否
高皇嘗集畫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真者自
以為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於形似
之外加穆穆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數本以
賜諸王葢上之意有在他工不能知也又聞蘇州天

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閶百戶者除至蘇州衛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益逼真已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為某官壬午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為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

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為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上賔天始得釋成化初閩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丘祭酒先生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京師有依托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廳角江西名樹背張風盖穿窬之行也士人熟於囑托公事者此行亦忍為之鄉里前輩為顯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虞進士鄭文康時又吏部侍郎葉盛與中刑部郎中孫瓊藴章浙江副使張和節之而已閩山東布政龔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予未之識也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於周禮大義多所發明其

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拾䟦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為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公設官之意何補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慌氏雖闕何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

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而未有為此說者亦卓識也

丘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刑部尚書士悦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丘無子置妾七人丘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死教坊

妓家丘待衆妾益厚而制馭益嚴喪甫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遣為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責也丘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每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别室飲食之自欽玉死家無妾賔而門無雜賔俞氏已衰而復振者皆丘之力也

杜律虞註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謬以為虞伯生所註予嘗見演義刻本有天

順丁丑臨川黎送久大序及伯成傳序其畧云注少陵詩者非一皆弗如吾鄉先進士張氏伯成七言律詩演義訓釋字理極精詳抑揚趣致極其切當葢少陵有言外之詩而演義得詩外之意也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爲虞文靖公注而刻板盛行謬矣其桃樹等篇來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曾昂夫吳伯慶所著伯成傳并輓詞敘述所以作演義甚悉柰何以之加誣虞公哉按文靖早

居禁近繼掌絲綸嘗欲釐析詩書彚正三禮弗暇獨暇為此乎楊文貞公固疑此注非虞惜不知為伯成耳嫁白詭坡自昔難免哉

近得晦菴先生同年録因得以知宋科舉之制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勑差知貢舉官一人同知貢舉官一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别試考試官一

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勑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點檢試卷官各一人續差對讀畢克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録九人掌儀二人典客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

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鄉貢生娶劉氏曽祖絢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為户

鬬葉子之戲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游
崑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啞之近得閱其形製一
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
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
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
江龍李俊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
延灼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
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横九

萬貫插翅虎雷横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强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絶倫之人非也葢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葢以賭博如羣盜刼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為利所迷自不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閣老丘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後
又為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
考史開元八年改顔子等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固有
為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為
坐耳按晦菴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
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
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
所聞者且為倣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

聖先師之置像葢自漢以來已有之矣

種桕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桕子舂於水碓候桕肉皆脱然後篩出核煎而為蠟其核磨碎入甑蒸軟壓取清油可燃燈或和蠟澆燭或雜桐油製傘但不可食食則令人吐瀉其查名油餅壅田甚肥

苧每四五年一種種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旁生枝為佳久不更種到老根生白蟻傷之種法先鋤地作

溝用污泥填壅每溝約踈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
名頭苧七月刈者名二苧九月刈者名三苧如茂盛
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至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
可也若過時而生旁枝則苧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
粘於骨不可剥遭大風吹折到皮亦有斷痕而不佳
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落葉既壅子根
久而浥爛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剥重
皮漚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戛去粗皮陰乾若晒乾

則硬脆不堪績矣雨後刈者尤潤而佳戛法以時但一面着力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苧稍暇須灌糞一度又以坼泥覆之則肥而妝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以頭苧為尚二苧滋潤而便於績者耳三苧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複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惟於頑石中隱見礦脉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同精麄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

或一籮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
礦脉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絶者有深入數
丈而絶者有甚微久而方闊者有礦脉中絶而鑿取
不已復見興盛者此名為過壁有方採於此忽然不
現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匠採
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或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
深斷絶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鎚竭力擊之凡數
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爆得礦礦石不拘

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沈於底者謂之麄礦肉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粗留取其精英者其麄礦肉則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

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坪銀爐
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即投窖團入爐用鞴鼓扇不
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於面凡數
次爐爬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烹鍊既熟良久以水滅
火則銀鉛為一是謂鉛駞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
駞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駞於灰窠內用炭圍疊側
扇火不住手初鉛銀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面有
烟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

盡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
䪥乃銀熟之名 烟雲雪花乃鉛氣未盡之狀鉛性畏灰故
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惟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
銀鉛入於灰坯乃生藥中蜜陀僧也
青瓷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窑與劉田
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鴈梧桐安仁安福禄遶等處皆
有之然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則取於
窑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

煉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為油大率取泥貴
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或形候泥
乾則醮油塗飾用泥筒盛之寘諸窑内端正排定以
柴篠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烟即以泥封閉火門
火氣絶而後啟凡緑荳色瑩凈無瑕者為上生菜色
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龍泉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水
用鐵盤一面以鐵杓取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木作

長櫃櫃中仍置缸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大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内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櫃疊鉛餅仍用竹笠蓋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即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濾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并焰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即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

久約旬日後即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為上其絹袋内所留粗滓即以酸醋入焰硝白礬泥礬鹽等煉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脉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採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為一小籮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籮可得銅一斤每烰銅一料用礦二百五

十籮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餘用柴炭粧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鎚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虧銅者必碓磨為末淘去麄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成𨥂音嘲𨥂者粗濁既出漸

見銅體矣次將鉱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坪煉如坪銀之法以鉛為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剌銅汁入沙匣即是銅塼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坪煉成水不留纖毫深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鋒窠

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副鑄
大率坪銅所費不貲坑戸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
礦色樣甚多坪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徑燒成
者有以礦石碓磨為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艱視
銀盎數倍云
香蕈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
曰蕈檽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駁剉木皮上
候淹濕經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蕈乃徧出每經立

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
篾穿挂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徧木敲擊其蕈間
出名曰鷹蕈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如春法但不若
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勝又有一種適
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蕈就木上自乾名曰日蕈此
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曬乾同謂之日蕈
香味亦佳
已上五條出龍泉縣志銀銅青瓷皆切民用而青

瓷尤易視之盎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茍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蕈土音之譌今正之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蕈尤無據盎說文韻會皆無蕈字廣韻有之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晦翁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

頭煖盎足能息心自閉目此予訣也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乃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盎散衙時才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閑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童僕伺候之難父母懸念之切亦不可不體也李

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尊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則效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脩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隷翰林

翰林自侍講侍讀以下為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為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葢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闕制度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十四

菽園雜記卷十五

明　陸容　撰

朱子注易雖主尚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爻中或云說見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其易須與程傳參看故本朝詔告天下易說兼主程朱而科舉取士以之予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

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從風程傳遂至全無讀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為行篋之用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矣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學者之趨簡便亦至此哉

聞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今香爐有耳而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為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為怪殺之工侍賈公

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黄毛中肉鱗隱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為進士親見之云然

弘治五年揚之瓜州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桅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齧空而窟宅其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斗鄉人印綬初聞而未信嘗親問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風折於揚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耶

嘗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岐交翠可愛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义取溢草飼豬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黄瓜一蔓生五條結蔕與脫花處分張為五瓜之背則相連附園丁採入衆玩一過兒童擘而食之後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詠者閲之則皆予家所嘗有也況他竹之瑞一本予家並生二本他瓜僅二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老父兄有造言喜事

者謟諛歸之府縣誇艷歸之家庭動衆傷財其為不靖多矣惟其悃愊無華故人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與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人千言萬語未嘗犯六

經中一句宋南渡後學者無程朱緒餘則做不成文字而於數子亦往往妄加貶議可笑也先儒謂左氏浮夸莊周荒唐屈原懟怨此公論也謂莊周為邪說而闢之亦公論也若左氏春秋傳自是天地間一種好文字而或者以其為巧言豈不過哉為此言者正猶貧人喫齋以文其貧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辦而必謂其腥羶不堪食矯誣孰甚焉

南京諸衛官有廨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今

雖間有頹廢而其規址尚存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鑾輿不復南矣至弘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念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予嘗建白欲以城中私剏菴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下具功易成事寢不行吾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菴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廩公館社學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

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頹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路有子器具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元宋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人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義仲林外野言殷奎孝章强齋集袁華子英耕學稿易恒久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

復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詩林鍾仲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麟公振淞南漁唱屈昉李明寓菴集王資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時乂平橋稿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俱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泯矣可勝嘆哉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録一卷台人黄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所輯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二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所作誤入方集

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胥其
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胷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
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
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
詩予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以道亦嘗刻其詩印
行後有國初韓奕公望跋語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校之地也弘治癸丑五月忽風
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

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外訛言冦至男婦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竟日聞馬進士慶云

晦菴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為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梃徵入朝授五經博士

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

適中其言

崑城夏氏與處州衛一指揮為親舊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為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骨牌為酒令祖設難成之計謂求婚者云擲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即與成婚一擲而四色不爽衆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妾各有娠一日會飲戲以骰子為

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必一男一女當為婚姻一擲竝如其卜既而查生男曹生女查以子贅曹為婿云此二事相類特甚葢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湧蛟乘水而下必有浮苴擁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紙或投紅綃若為之慶賀者然云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上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于樓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孫知詩必為韓所廉得捕者將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樓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後登乙丑第此

出杭志紀遺陶孫字器之宋慶元五年曾從龍榜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其名衘僅見崑山志進士題名中而不知其何如人觀此則其為人可知矣

宋神宗問吕惠卿何草不庶獨蔗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按六書有諧聲蔗庶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蔗以旁生從庶則鷓鴣蟅蟲亦旁生耶聞本朝天順間睿皇欲除某為翰林學士以翰林已有三員疑其過多兵部尚書

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聖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為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為馮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小人之率爾妄對類如此

中吳紀聞六卷每卷首題云崑山龔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後有至正二十五年吾崑盧公武記得書來歷及校正增補大畧且云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没而無聞矣弘治初崑令楊子器翻刻印行

考之宣德崑山志不載此人近檢公武蘇州府志具
明之孝行甚詳葢公武之志人物間有畧其邑里者
崑山志孝友類載馬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
而明之獨遺之其以是歟
米南宫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
露觔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
兹不録録其賛云王化焕兮盛江漢叔運熥兮人倫
亂一德彦兮昭世典情莫轉兮天質善楚澤緬兮雲

木偃煒斯囯兮日星建此賛每句二韻亦新竒囯與蔺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葢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餻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囯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囯畧如郎罷意之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施之刻石之文何耶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

印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銜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惟按察使官銜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别而所統千百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百戶印十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詐偽之弊若於百戶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為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廉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

費用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糧太監韋通嘗於桓山寺鑿井深數丈聞錘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車一具其色綠如瓜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陸機造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遂進於朝時憲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丘閣老世史正綱唐德宗興元元年書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為奉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固皆襲唐號若本朝功臣勲階雖有奉天翊衛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誥勑起語皆曰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即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攷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

春尤異也

北方有蟲名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閩之同寮張大器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為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鷄肉一盤在旁夢中忽歕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鷄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旁少頃覺有聲鍧然乃此

蟲躍出也

熊去非嘗論孔廟諸賢位置大意謂四配中若復聖宗聖述聖三公各有父在廡下揆之父子之分其心豈安宜作寢殿以叔梁紇為主配以無繇子點伯魚孟孫氏於禮為宜愚謂無繇子點伯魚三人祀之别室當矣叔梁紇之為主亦無謂孟孫氏非聖賢之徒何可與此此尤迂繆之見也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熒不動神火

色紅多飛越聚散不常蓋火為陽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已如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有流火令謂之火殃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中抹之則火星迸出壯夫梳髮亦然積油見日亦生火古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及積鹽夜有火光但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輓哭悼之作大率施於交親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請也今仕者

有父母之喪輒徧求輓詩為冊士大夫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葢卿大夫之喪有當為神道碑者有當為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請為神道一人請為墓誌餘一人恐其以為遺也則以輓詩序為請皆有重幣入贄且以為後會張本既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徧求詩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為平昔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以為不如是則於其親之喪有缺然矣

於是人人務為此舉而不知其非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不相識亦必夤緣所交投贄求輓受其贄者不問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裒冊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贄而厭其求者為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

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隋有譙國夫人洗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累葉

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弘治癸丑五月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又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死

唐詩大家並稱李杜葢自韓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氣

豪邁落筆驚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清切之地故每親附之杜詩後人始知愛重在當時若太白葢以尋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答今觀二公集中杜之於李或贈或寄或憶或懷或夢為詩頗多其散見於他作如云李白斗酒詩百篇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類褒譽親厚之意不一而足及觀李之於杜惟沙丘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飯顆山之逢僅三章

而已況沙丘石門略無褒譽親厚之詞而飯顆山前之作又涉譏詆此固足起後人之疑也嘗聞鄉老沈居竹云飯顆山天下本無此名白以甫窮餓寓言譏之未知然否

病霍亂者濃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為坎汲井水於中取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熱米湯者必死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葢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

戚以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時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沈醉打毬回號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實事而形之詠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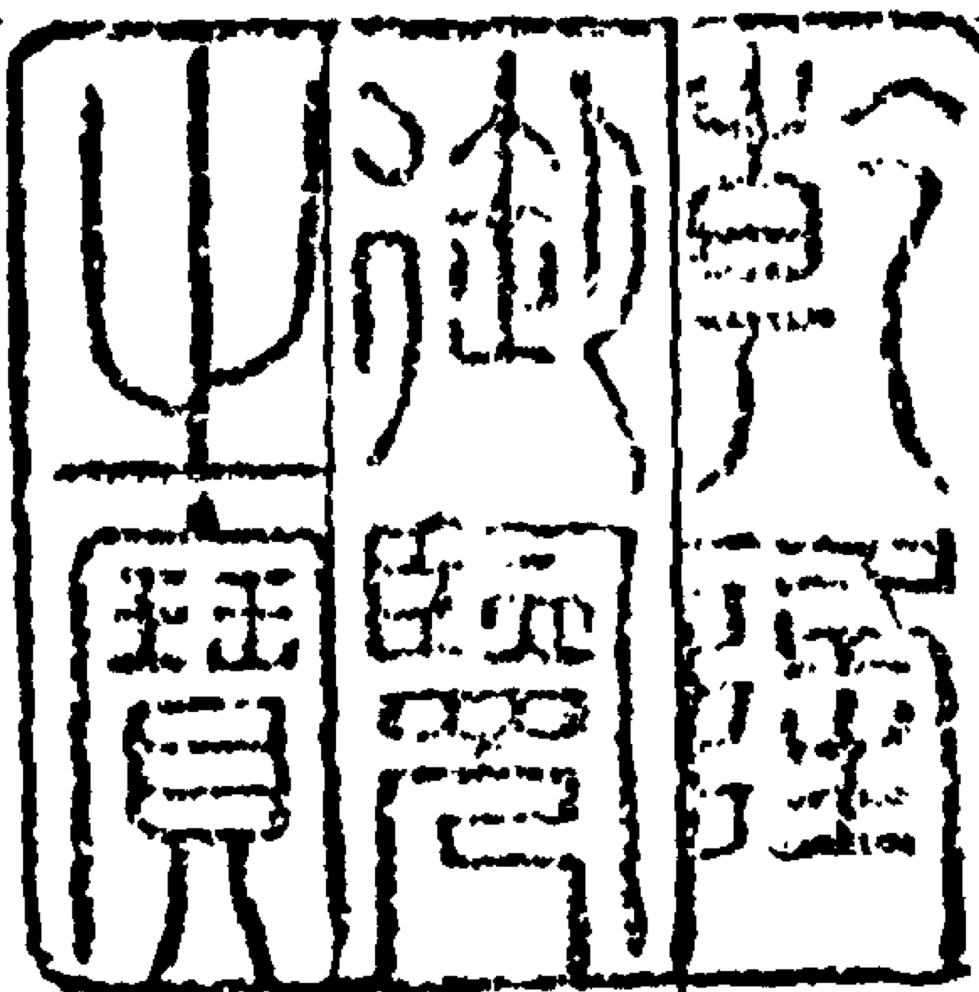
若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雖前人嘗辯薛王早薨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然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槩以賢人君子之為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耶故一有讒譖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印紐熱灸手不可握吏以告衛官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也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騫贊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謂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

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髠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知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髠而後叙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此出齊東埜語常見元吳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讀

史記伯夷傳疑其不倫皆有所更定竊嘆服前賢讀書精察如此近見此語又以嘆公謹識見之明雖前代深於史學者亦未之覺也因記之與讀史者共焉



菽園雜記卷十五